

元代陸繼善〈摹楔帖〉 與褚摹蘭亭

高明一

〈蘭亭序〉為王羲之的行書典範，並有「天下第一行書」的美譽。〈蘭亭序〉的各種版本中，以〈定武蘭亭〉和〈褚摹蘭亭〉的名聲最為顯赫。在乾隆皇帝刊定的「蘭亭八柱」中，和〈褚摹蘭亭〉有關的就有二本。由於「蘭亭八柱」聲望尊隆，便忽略了其他〈蘭亭序〉更呈現〈褚摹蘭亭〉書風的可能。現今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元代陸繼善〈摹楔帖〉，或可解開〈褚摹蘭亭〉真實書風的謎團。

一、〈摹楔帖〉現況

陸繼善〈摹楔帖〉刻於《三希堂法帖》二十六冊，著錄於《石渠寶笈》卷十，並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出《雲間書派特展圖錄》（一九九四）。全部二十紙，前七紙為陸繼善雙鉤填廓〈蘭亭敘〉，每紙縱二四·五至二四·七公分，橫一〇·五至一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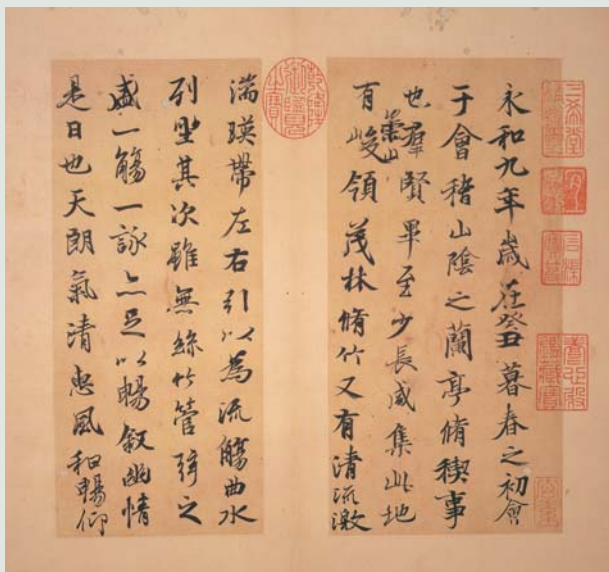
公分。第一紙右下角有朱文「玄素」長方印，為陸繼善的號。第七紙左下角有朱文「陸繼善印」、「柯氏敬仲」、「柯氏精玩」方印。後十一紙依序為元人柯九思、揭傒斯、陳旅、陳方、陸繼善、黃潛、倪瓚於至元四年到至正二年（一三三八～一三四二）題跋。再後二紙為明代董其昌天啓四

年（一六二四）題跋，清代沈荃康熙九年（一六七〇）的觀跋。（圖一）

陸繼善〈摹楔帖〉現在裝裱形式完成的時間，可從鈐印位置與紙張的裁割狀況來考慮。清宮鑑藏印最早為乾隆時期的朱文「三希堂精鑑璽」長方印、白文「宜子孫」方印、朱文「石渠寶笈」、「養心殿鑑藏寶」長方印、朱文「乾隆御覽之寶」橢圓印、白文「乾隆鑑賞」圓印，可知是在乾隆九年輯錄《石渠寶笈》初編以前進入清內府。董其昌天啓四年跋前有清代梁清標（一六二〇～一六九一）朱文「蒼巖子」圓印、白文「蕉林鑑定」方印，沈荃康熙九年跋後有白文「梁雍之印」、朱文「晴麓堂珍藏」方印。在紙張顏色上，陸繼善〈摹楔帖〉紙色最深，元人題跋次之。董其昌與沈荃題跋紙色相同最淺，且被裁割成二張。據《石渠寶笈》記載陸繼善跋應在柯九思之前，屢次裝池，遂失位置，舊裝特精整，不欲改。故現今裝裱形式，應在沈荃題跋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
 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
 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1-1



1-2

後，梁清標鈐印之前完成（一六七〇～一六九一之間）。

二、陸繼善跋文

在題跋考證上，以元人為主。

陸繼善至元四年（一三三八）跋文最早：

先兄子順父，得唐人摹《蘭亭敘》三卷，其一迺東昌高公家物，余竊慕焉。異日，兄用河北鼠毫製筆，精甚。因念嘗侍先師筠菴姚先生、文敏趙公，聞雙鉤填廓之法，遂從兄假而效之，前後凡五紙，兄見而喜，輒懷去。已而兄卒，其所藏皆散逸。至元戊寅夏，得此於兄故隸家，既喜且慨。吁！吾兄不復生，唐摹不復見，余年已中，亦不復可為，撫卷增嘆！是年十月十又五日，甫里陸繼善識。

《摹禊帖》的緣起是陸繼善兄陸子順得到唐人摹《蘭亭敘》有三本，其中一本是東昌高家舊藏本，為陸繼善所喜。有一天，陸繼善看見其兄使用河

北所產的鼠毫製成的毛筆，非常精美。便想到過去曾從姚筠菴、趙文敏、聽聞雙鉤填廓的方法，遂向其兄借東昌高家舊藏本的《蘭亭敘》，以雙鉤填廓的方法來摹仿，共用了五張紙。陸子順見到而歡喜，隨即將陸繼善所摹的《蘭亭敘》帶走。後來，陸子順謝世，所收藏皆轉手他人，陸繼善於至元四年（一三三八）的夏月從其兄陸子順的朋友家得到，而有此題跋。陸繼善其兄之友，筆者推論為柯九思，因為陸繼善《摹禊帖》本幅紙末有「柯氏精玩」印。

現在定名為《摹禊帖》，首先是「摹」的概念，「摹」的術語有硬黃、嚮搨、雙鉤廓填。雙鉤廓填是用細筆將原作每個筆劃的輪廓描鉤下來，然後填滿中間的空白，即使枯筆與飛白也照樣描出。《禊帖》是《蘭亭敘》的別稱，王羲之在永和九年（三五三）三月三日，與孫統、孫綽、謝安、郗曇、支遁等人，在會稽山陰的蘭亭舉行祓禊儀式，以除不祥。所以《摹禊帖》按照陸繼善的跋文，應理解為陸繼善雙鉤填廓唐人摹



1-3



1-4

的〈蘭亭敘〉。

陸繼善跋文中提到東昌高家，在《趙氏鐵網珊瑚》卷六有李侗於至大二年己酉（一三〇九）臨王羲之帖的紀錄，有款為「東昌高晉」的跋文，提到「幼時每見士弘公與先君議論」句，又前後跋者有趙孟頫、黃石翁、陸友仁（此跋泰定四年題，一三二七）、錢良右、倪瓚、黃公望、趙雍等人，時代考之，應是此高氏家族。

陸繼善兄家所得唐摹〈蘭亭敘〉三本中另二本為何，已不可知。元代流傳的墨跡本另以南宋末駙馬楊鎮收藏為主，原為紹興御府舊藏。元代郭天錫所藏神龍半印本於至元三十年（一二九三）購於楊鎮家（楊鎮有「副駙書府」印），元初時張斯立（有「希世藏」印）購另一本於楊鎮之子。這是目前可知元代蘭亭墨跡本流傳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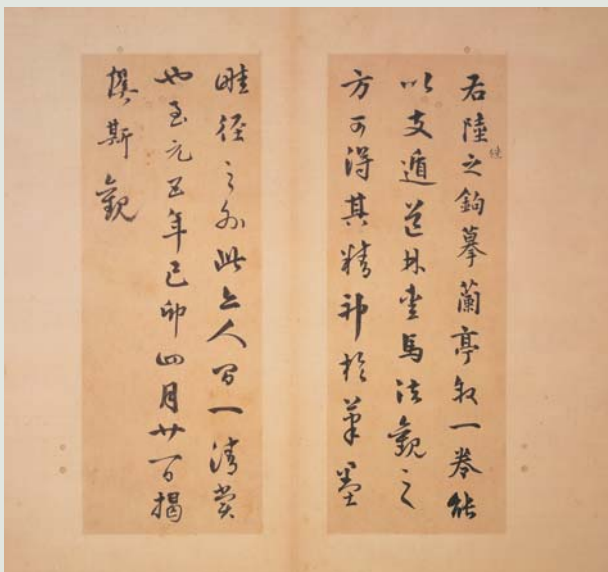
跋文提到聞雙鉤填廓之法於先師姚筠菴、趙文敏。趙文敏即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三二），據《珊瑚網》卷八趙孟頫晚年書〈洛神賦〉條中，

陳方於元統二年（一三三四）題跋說到，陸子順藏有王獻之〈洛神賦〉十三行揚本，是趙孟頫所割讓。陸子順且說到，趙孟頫晚年楷法精進，得力於王獻之〈洛神賦〉。陸繼善於至元四年夏月得到〈摹稜帖〉後數月的閏八月十五日，在張雨的玄文館，觀賞趙孟頫行草書〈王羲之書事〉。可知趙孟頫同時和陸氏兄弟有師承關係。

至於姚筠菴應是姚式。現藏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趙孟頫〈謝幼輿邱壑圖〉有吳興姚式的行書題跋，印為「筠菴」白文印。（圖五）現藏於北京故宮的趙孟頫〈水村圖〉亦有姚式行書題跋，印為「姚式」、「姚氏子敬」、「浮玉山人」。（圖二至）其後有陸繼善楷書題跋。據明代董斯張《吳興備志》卷十二所記，姚式為歸安人，字子敬，善詩，和錢選、趙孟頫、張復亨、牟應龍、蕭子中、陳無逸、陳仲信，號為「吳興八俊」，和鄧文原同被薦為儒官。

三、元人諸題跋

陸繼善重新獲得過去用其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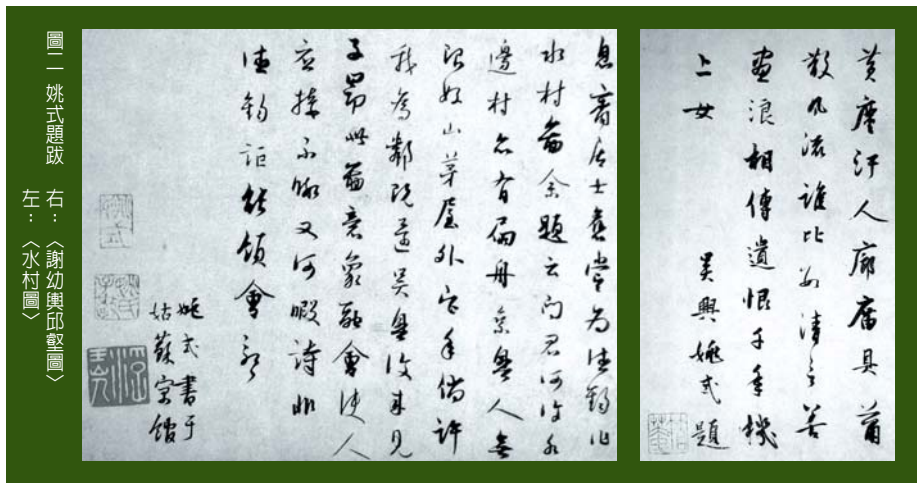


1-6



1-5

筆，勾摹其兄舊藏之作品，油然而起思緒情懷，便帶著這件作品，請人品題。從品題者，品題時間所在的地方，可知陸繼善於至元五年（一三三九）三、四月間到元大都北京請柯九



圖一 姚式題跋
右：〈謝幼輿品題圖〉
左：〈水村圖〉

思、揭傒斯、陳旅題跋。同年九月，在南方江蘇無錫，請陳方題跋。

柯九思、揭傒斯、陳旅可看作廣義奎章閣文人群，傅申師奎章閣研究中提及，天曆二年（一三三九）元文宗置奎章閣學士院，至元六年（一三四〇）罷之。奎章閣學士院屬官大學士、侍書、承制、供奉等學士、鑒書博士、參書、典籤、授經郎。當時虞集（一二七二～一三四八）為從二品侍書學士，柯九思為正五品鑒書博士。揭傒斯初為正七品授經郎，至元六年時升至正四品供奉學士。

柯九思至元五年（一三三九）跋文為：

右甫里陸繼之摹右軍〈蘭亭敘〉。唐太宗既得蘭紙真本，命當時群臣能摹書者，榻賜諸王。予平日所見，何啻數十本，求其弄翰能存右軍筆意者，蓋止二三耳。此卷自褚河南本中出，飄撇醞藉，大有古意，一洗定武之習，為可尚也。今世學書者，但知守定武刻本之法，寧知蘭

昔余在京師見褚河南愛鉤蘭亭
叙畫數字不填所以示摹本也筆意
飄動後人猶足以見當時醉墨之在
重紙者蓋若是尔定武本人既少見
而褚公真蹟尤不易得繼之其猶存
永和之派風乎陳林識

鉤填摹搨之法盛宋時惟未南宮薛維直
能之蓋深得筆意者然後可以造此否則
用墨不精如小兒學描未可繼之親承此先生
先生與趙文敏皆知書法故今摹搨褚河南條
襖帖筆意俱到非深得其法者未易至此但不
入俗子眼也至元五年九月十五日繼之詩予無錫
村居出此卷相示展玩久之遂題于後陳方

1-7

先兄子順父得唐人摹蘭亭叙三
卷其一迺東昌高公家物余竊慕
焉異日見用河北魏豪製筆精甚
因念嘗侍
先師伯養姚先生父敬趙公聞雙
鉤填廓之法遂送兄假而效之前

後凡五紙見而喜願懷古已而兄
卒其所藏皆散逸至元戊寅夏
得此於兄故跡寔既喜且慨吁吾
兄不復生唐摹不復見余年已
中亦不復可為接卷增歎是夕
十月十五日前里陸維善識

1-8

紙龍跳虎臥之遺意哉。蘭紙

既不可復見，得見唐摹，斯

可矣。唐摹世亦難得，得保

茲卷，勝世傳石刻多矣。當

有精於賞鑒，以吾言為然。

至元後己卯歲三月二十二

日，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

柯九思跋。

柯九思認為〈摹禊帖〉出於褚遂良摹

搨本，可掃〈定武蘭亭〉石刻本的習

氣。柯九思於皇慶元年（一二二二）

從喬簣成處得一件〈定武蘭亭真本〉

（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天曆二年

（一二三〇）柯九思將此本上呈元文

宗，元文宗鈐上「天曆之寶」印後即

賜還柯九思。至順二年（一二三二）

柯九思將〈定武蘭亭真本〉讓給康里

子山，當時柯九思對時人競相臨習定

武本或許已有意見。

揭傒斯題跋：

右陸繼之鈎摹〈蘭亭敘〉一

卷，能以支遁道林愛馬法觀

之，方可得其精神於筆墨畦

徑之外，此亦人間一清賞

也。至元五年己卯歲四月二

十一日，揭傒斯觀。

跋文中，用到《世說新語》語言第二

〈支遁愛馬〉的典故，支遁即支道

林。支遁常養數匹馬，有人提到修道

之士畜養馬匹沒有風韻，支遁回答

「貧道重其神駿」。因此，揭傒斯題跋

主要強調〈摹禊帖〉的神駿。

陳旅題跋：

昔余在京師，見褚河南雙鉤

〈蘭亭敘〉，留數字不填，所

以示摹本也。筆意飄動，後

人猶足以見當時醉墨之在蘭

紙者，蓋若是爾。定武本人

既少見，而褚公真跡尤不易

得，繼之其猶存永和之流風

乎。陳旅識。

陳旅（一二八八～一三四三），字眾

仲，興化莆田人。約在至順年間（一

三三〇～一三三三）到大都，受虞集

賞識，延譽薦官。元統二年（一三三

四）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至元四年

（一二三三）再入京任翰林文字官

職，至正元年（一三四一）遷國子監

丞，至正三年卒，年五十六。



1-9



1-10

陳方題跋：

鈞填摹搨之法，盛宋時，惟米南宮、薛紹彭能之。蓋深得筆意者，然後可以造此。否則用墨不精，如小兒學描朱耳。繼之親承姚先生，先生與趙文敏，皆知書法，故今摹搨諸河南〈修禊帖〉，筆意俱到，非深得其法者，未易至此，但不入俗子眼也。至元五年九月十五日，繼之訪予無錫村居，出此卷，相示展玩，久之，遂題于後。陳方。

不能，不以四者之難并為恨也。至正元年冬十有二月庚申（一三四二），黃潛書。

黃潛此跋收在其《文獻集》卷四〈題唐臨蘭亭〉，同卷有〈跋蘭亭五字損本〉與〈跋蘭亭序〉，可知黃潛見過賈似道以所收數種定武本，命廖瑩中集數種定武本中較好的字，使王用和刻之，並鈐有賈似道「悅生」印的〈定武蘭亭〉。亦見過趙孟頫數十本蘭亭臨本，認為不類馮承素本。現今傳世有藏於東京國立博物館，趙孟頫臨〈定武蘭亭〉與〈十三跋〉。或許黃潛所見的趙孟頫蘭亭臨本，是屬於定武本一系。

倪瓚題跋：

〈蘭亭〉繭紙固不可得而見，苟非唐世臨摹之多，後之人寧復窺其彷彿哉！今觀陸玄素雙鈞一卷，筆意俱在，展玩不忍舍置也。至正二年（一三四二）正月十日，勾吳倪瓚。

陳方，字子貞，自號孤篷倦客，京口人，寓吳，為龔孺女婿，和鄭元祐、張雨、倪瓚交善，晚年主無錫華清彥家塾。陳方題跋提到「不入俗子眼」，可見陸繼善〈摹禊帖〉所依據的書風，在當時不屬於流行的風貌。

黃潛題跋：

舊見馮承素、米禮部及趙文敏公所臨禊帖，未嘗苟同。今觀此本，筆勢翩翩，風神峻發又絕異，欲以參較之而

陸繼善無史傳可考，但從他和倪瓚

(一三〇一)~(一三七四)的交往，大體可知活動的狀況。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倪瓚為陸繼善畫〈惠山圖〉。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二)，淮河淹水，並有多起抗元的起義。次年冬天，倪瓚開始寄寓陸繼善家。至正十三年正月，倪瓚在陸繼善書齋觀賞米芾〈拜中岳命詩〉。三月，倪瓚為陸繼善季子畫〈南渚泊舟圖〉。至正十四年，倪瓚再題畫於十六年前的〈秋林野興圖〉，該畫右上方有陸繼善五言詩一首。(此畫現藏於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原為顧洛阜舊藏。)在此之前，都是屬於旅泊的階段。倪瓚《清閼閣全集》卷三至正二十五年(一三六五)〈題畫贈王仲和〉序中提及倪瓚在陸繼善家住過四年，王仲和為陸繼善外甥，陸繼善的宅第後為王仲和所住。有「曾任南湖宅，于今已十年」句，可知倪瓚是至正十五至十九(一三五五)~(一三五九)年間，主要住在陸繼善家。至正十九年是筆者目前所知陸繼善活動的下限。由此看來，倪瓚在陸繼善〈摹稷帖〉的跋文，是目前可知最早的交往證據。

四、褚摹蘭亭的書法風格

上述題跋指出，元代〈定武蘭亭〉流傳較廣，而陸繼善〈摹稷帖〉的書風來源是出於褚遂良摹〈蘭亭序〉。褚摹本見於米芾《書史》的記載，米芾所見到的〈蘭亭序〉摹搨本有三本：第一本有蘇易簡的題贊，在蘇耆家。第二本在蘇舜元處，是米芾在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從蘇舜元之子蘇洵所見，並以王維雪景畫六幅、李後主翎毛畫一幅、徐熙梨花大折枝畫一幅換得。第三本為蘇舜欽藏本，在其子蘇激處，為唐粉蠟紙摹本。其中米芾所購蘇舜元家藏本特色為有蘇耆天聖歲(一〇二三)~(一〇三二)及范仲淹、王堯臣的題跋，米芾所見時，蘇氏已題為「褚遂良摹」，米芾認為此本的改誤字咸有褚體，下真跡一等，後有米芾「熠熠客星：守之勿失」的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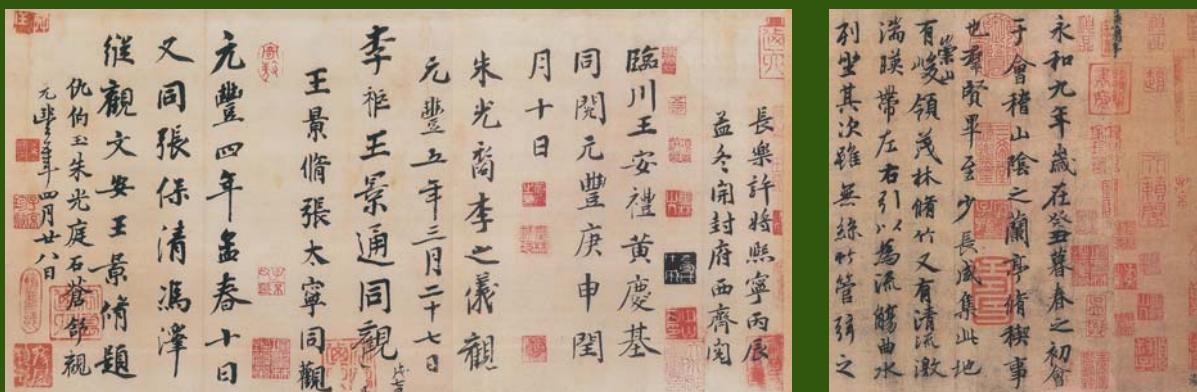
然蘇耆、范仲淹、王堯臣題跋現見藏於北京故宮乾隆皇帝題為「蘭亭八柱第二」有「褚摹王羲之蘭亭帖」題籤，蘇耆題跋的時間為天聖四年

(一〇二六)，同時有「元祐戊辰二月獲于才翁之子洵，字及之。米黻記」的款書。元祐戊辰為元祐三年，才翁即蘇舜元，洵即蘇洵，米黻為米芾早歲的名字。很符合米芾《書史》的陳述。(圖三)然，米芾「熠熠客星：守之勿失」贊文見藏於北京故宮，題為「褚河南王右軍蘭亭敘」的明代陳鑑家藏本。北京故宮藏乾隆皇帝題為「蘭亭八柱第三」的神龍本，(圖四)元代收藏者郭天錫提到「與米元章購于蘇才翁家褚河南檢校榻賜本張氏石刻對之，更無稍異」，都和褚遂良、米芾有關，要怎樣判斷哪一本才是米芾購於蘇舜元的家藏本呢？

米芾對所購「褚遂良摹」本特色的敘述為：

「少」、「長」字，世傳眾本皆不及。「長」其中二筆相近，字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慙」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于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圖三 蘭亭八柱第一本局部與北宋人觀款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蘭亭八柱神龍本局部與北宋人觀款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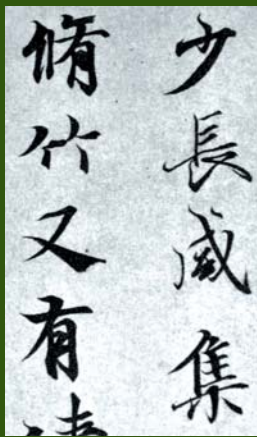
以米芾所論之字來作比較，「長」字的敘述為「其中二筆相近，字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這個特色見於明代陳鑑家藏本與蘭亭八柱第三的神龍本，不見於蘭亭八柱第二本。（圖五）米芾對於「暨」字的敘述為「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于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此特色陳鑑家藏本最明顯，神龍本和蘭亭八柱第二本只在「足」字有賊毫。（圖六）所以蘭亭八柱第二本雖有蘇耆、范仲淹、王堯臣、米芾的題款，但書風不符合米芾的陳述，故可不考慮。同時，陳鑑本和神龍本風格相似度勝於蘭亭八柱第二本。此時，米芾所見褚摹本是陳鑑本還是神龍本？或二者都是？

現以陸繼善〈摹禊帖〉和陳鑑本、神龍本作比較，在「盡」、「古」殘破處，發現陸繼善〈摹禊帖〉和陳鑑本破的地方與形狀完全一樣。同時，「興感之由」左行對應的字，陸繼善的〈摹禊帖〉和陳鑑本亦完全相同，故此二本的書風來源已然相同。（圖七）再舉臺北故宮所藏溥心畬臨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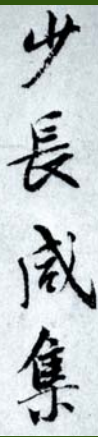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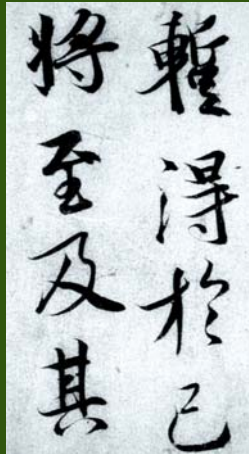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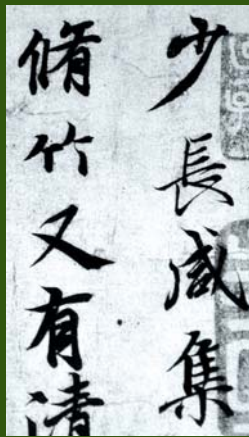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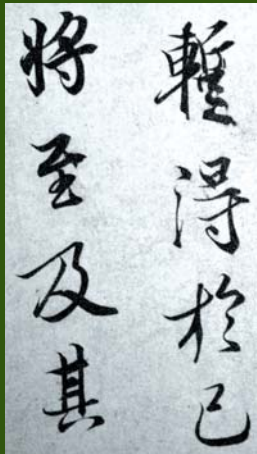
孟頫臨〈褚河南禊帖〉（圖八之一），書風同於陸繼善〈摹禊帖〉（圖八之二）。其款書為「至元辛卯（一二九一）秋日臨褚河南禊帖正本。孟頫」，款書為

趙孟頫風格，是趙孟頫二十八歲的作品。從「興感之由」左行對應之字與陸繼善〈摹禊帖〉相同，又「不」字的又筆完全一樣。（圖八之三）又臺北

圖五「長」字比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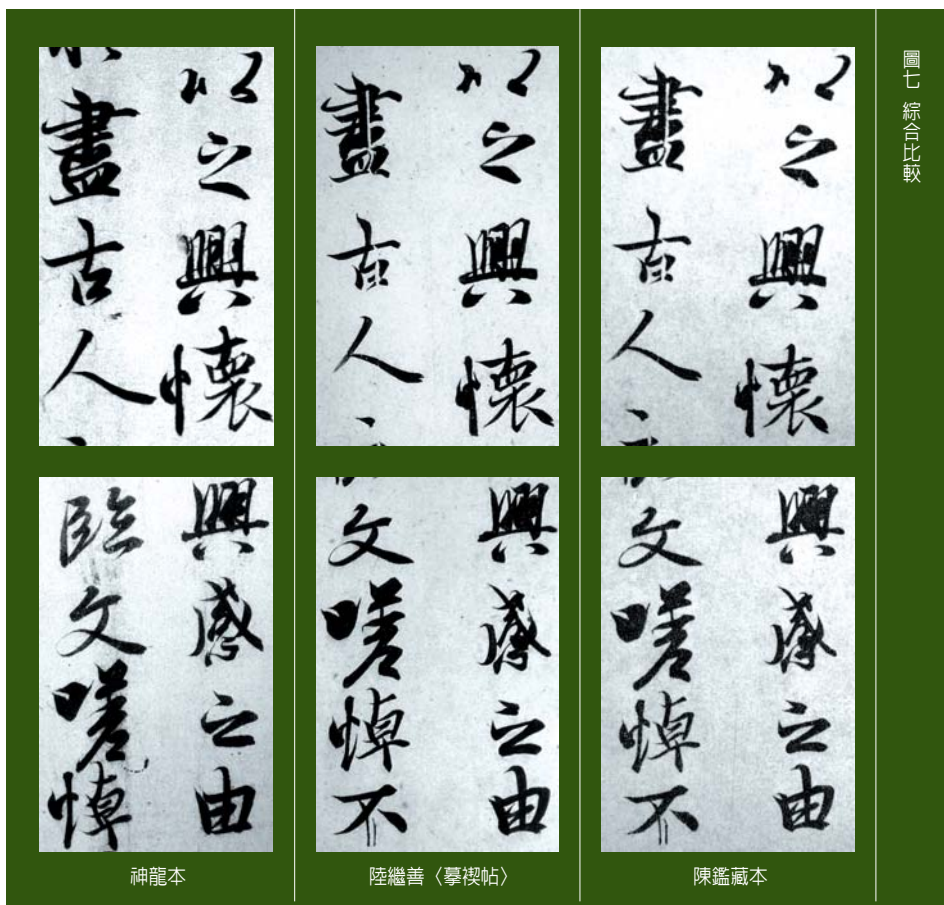
圖六「暨」字比較



蘭亭八柱第二本

神龍本

陳鑑藏本



神龍本

陸繼善《摹禊帖》

陳鑑藏本

故宮所藏趙孟頫書姜夔於宋寧宗嘉泰二年（一一二〇）成文的〈禊帖源流〉提到「傳之本朝者，蘇舜元家所藏褚河南臨本也。」指出當時流傳的褚遂

舜元的一本。

五、褚摹蘭亭陳鑑本的時代

現在要考察的是，陸繼善《摹禊帖》

良本，即蘇舜元家藏本。因此陸繼善《摹禊帖》的書風底本，即是被視為米芾購於蘇舜元家藏的褚遂良摹《蘭亭序》。

我們若據神龍本元代郭天錫的題跋，而無陸繼善《摹禊帖》和陳鑑本參較，會認為神龍本為米芾所購的褚摹本。然米芾從未提到「神龍」印和熙寧、元豐時期諸賢的題跋，因此神龍本並非米芾購自蘇

帖》和陳鑑本時間先後的問題。陸繼善《摹禊帖》的下限是至元四年（一三三八），上限以不超過李侗至大二年（一三〇九）臨王羲之帖為準。以下則要討論明代陳鑑本的時代上限。

陳鑑（一四一五—一四七二），字緝熙，長洲人。正統十三年進士（二四四八），成化中（一四六五—一四七一）為國子監祭酒。現今陳鑑本除了《蘭亭序》本文外，後有米芾贊文與「寶晉書印」、「米芾」、「米氏之印」、「米氏」、「米元章印」、「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等七印。題跋上，除「政和六年夏汝南裝」之外，明人題跋依序是沈廷、李時勉、高穀、苗衷、吳餘慶、王英、胡濬、徐有貞、陳鑑。其中李時勉、高穀、苗衷、吳餘慶、王英、胡濬的題跋，應是在正統十二年至景泰元年間所題（二四四七—一四五〇）。此外，尚有明代項元汴，清代卞永譽、安岐、成親王永理，近人張珩的鈐印。陳鑑印章有「姑蘇陳鑑家藏清玩」、「翰林陳緝熙氏書畫印章」二方。（圖九）

陳鑑的題跋最為詳實，可作為討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峻領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一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圖八之一 溥心畬臨趙孟頫款書
 至元辛卯秋日臨褚河南禊帖三本
 孟頫

興感之由
 文嗟悼不
 死生為虛
 後之視今

圖八之三 溥心畬臨趙孟頫款書
 局部

論的切入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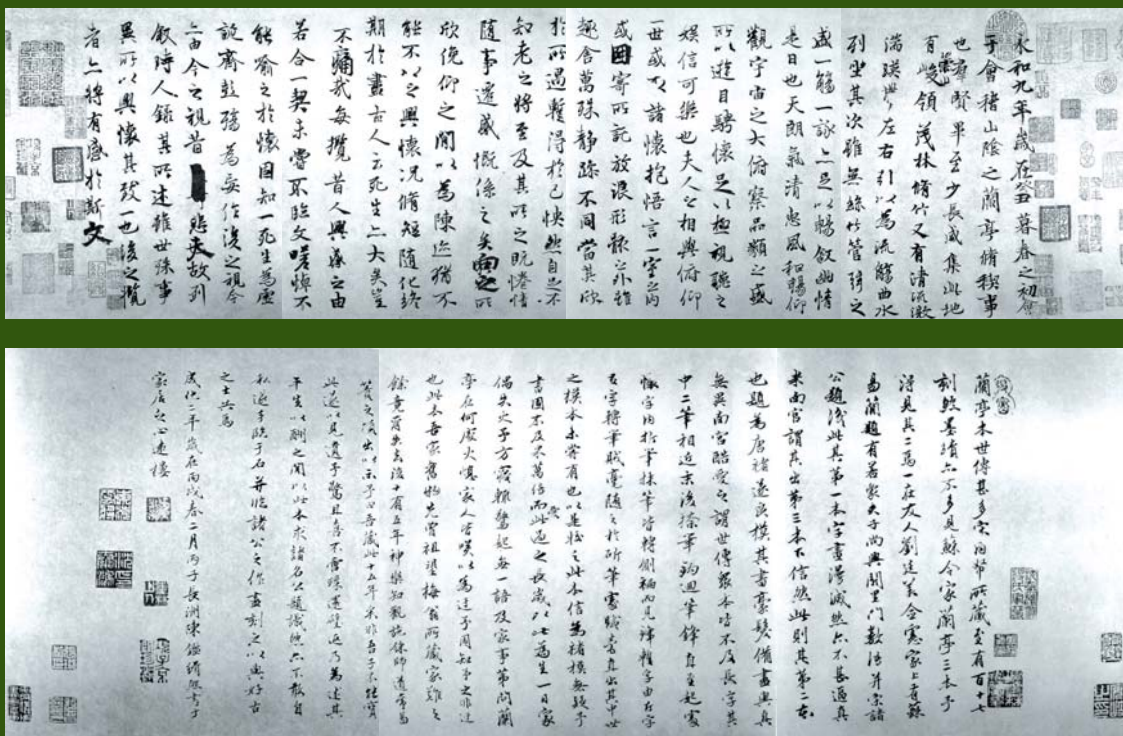
蘭亭本世傳甚多，宋內帑所藏至有百十七刻，然墨跡亦不多見。蘇令家蘭亭三本，余得見其二焉。一在友人劉廷美僉憲家，上有蘇易簡題「有若象夫子，尚興闕里門」數語，並宋諸公題識，此其第一本。字畫漫滅，然亦不甚逼真。米南宮謂其出於第三本下，信然。

此則其第二本也，題為「唐褚遂良模」。其書毫髮備盡，與真無異，南宮酷愛之，謂「世傳眾本皆不及」，「長」其中二筆相近，字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側，扁而見鋒；「暨」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模本未嘗有也。」以是較之此本，信為褚模無疑。余書故不及米萬倍，而愛此過之，長歲以此為生。

一日，家偶失火。予方寢則驚起，無一語及家事，第問「蘭亭在何處」。火熄，家人皆笑以為迂。予固知予之非迂也。此本吾家舊物，先曾祖望梅翁所藏。家難之餘，竟爾失去。

後十有五年，神樂知觀施鍊師道常，易簣之頃，出以示予。曰「吾藏此十五年矣！非吾子不能寶此。」遂以見遺。予驚且喜，不啻珠還璧返，乃為述其平生以酬之。聞以此本，求諸名公題識，

圖八之一 溥心畬臨趙孟頫款書
 孟頫臨《褚河南禊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褚蘭蘭亭陳鑑本與陳鑑題跋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然亦不敢自私，遂手臨於石，並臨諸公之作畫刻之，以與好古之士共焉。

成化二年（一四六六）歲在丙戌春二月丙子，長洲陳鑑緝熙書于家居之心遠樓。

從陳鑑題跋可知，在當時尚可見到米芾所見蘇氏家傳本三本其中之二本。蘇氏第一本的蘇易簡題贊本當時為劉鈺所藏，陳鑑雖未看過米芾於《書史》所提到的第三本蘇舜欽家藏本，但陳鑑認為蘇易簡題贊本水準不夠，相信米芾所說蘇易簡題贊本水準在蘇舜欽家藏本之上。

蘇氏第二本即是米芾購於蘇舜元家藏本，為陳鑑家所藏。陳鑑跋文中「先曾祖望梅翁所藏」之句來看，由陳鑑生年上推六十至九十年（一三二五）（一三五五），陳鑑家購得蘇舜元家藏本的時間比陸繼善〈摹稷帖〉時間略晚，是否從陸繼善家族所得，已不可知。

陳鑑家火災之年為景泰二年（一四五—），當時陳鑑首先關心的是蘇舜元家藏本褚遂良摹〈蘭亭序〉有沒被燒毀，但跋文中只提到「家難之餘，竟爾失去」語焉不詳的陳述。十五年後，即成化二年，在神樂知觀修行的施姓道人，法號道常，在將臨終之時，出示蘇氏第二本，並將此本托付給陳鑑。陳鑑既驚喜且喜，寫下上述的題跋，並陳述自家藏本的由來。陳鑑提到過去自己曾將此本請求當時有名望的人物題識，爲了要將該本流傳，陳鑑親自臨摹刻於石上，並且將當時名人的題跋也都刻在石上，所以石刻在成化二年後流傳。

王世貞曾購此石刻，《弇州四部

稿》卷一百三十四〈題宋揚褚摹蘭亭〉記述爲：「褚摸禊帖」四字引首張即之書，馬軾畫褚遂良摹蘭亭狀，有米芾贊文與七印，及明代館閣十三家題跋。王世貞購得石刻十餘年後，

陳鑑孫輩以墨跡本求售，當時的墨跡本中，館閣十三家僅剩五跋，五跋之前補上元代陳深等人的十三跋，但陳深等人的十三跋爲石刻所無。王世貞便詰問，陳鑑孫輩推說當時刻石，元人題跋未上；又因倭寇逃難，失去後面數紙。王世貞信其言，以三十千的價錢買下。王世貞得到的石刻和墨跡的題跋數，和現今北京故宮陳鑑本不合。北京故宮陳鑑本中，除陳鑑題跋外，有明代館閣諸家題跋有李時勉、高穀、苗衷、吳餘慶、王英、胡濙、徐有貞，合計七人。《弇州四部稿續稿》卷一百六十六〈蘭亭二石刻〉記述爲：「陳輯熙家褚摹蘭亭跋者：王文瑞、文安、徐武功諸賢」。文瑞爲王直諡號，文安爲王英諡號，武功爲徐有貞諡號。其中王直在正統年

間（一四三六—一四四九）任吏部尚書，王英任南京禮部尚書，時稱二王。所以王直的跋，不在北京故宮陳鑑本上。

陳鑑「家難之餘，竟爾失去」的陳述，暗示原藏本可能在火災中消失。後來王世貞檢閱都穆《書畫見聞記》云「祭酒沒，此卷毀於火」，明示了陳鑑家的原藏本在火災中燒毀，王世貞對買到再摹本雖略感懊悔，但也不在意。所以北京故宮的陳鑑本，其實是明代摹本。現今陳鑑本明代題跋數和王世貞自藏墨跡本明代題跋數相加，相當於陳鑑石刻本的明代館閣十三跋。北京故宮陳鑑本最早的題跋是李時勉於正統十二年（一四四七）所題，故陳鑑對原藏本分割諸跋不晚於此年；或是成化二年石刻本流刊後，再分割明人題跋的鈎摹本。王世貞認爲自己所購之本水準不好，是成化二年後的再鈎摹本。故現今北京故宮陳鑑本，可能爲正統十二年之前原藏本的鈎摹本。所以陸繼善

〈摹禊帖〉比北京故宮陳鑑本早一百年，不超過二百五十年。

六、小結

前述可知，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元代陸繼善〈摹禊帖〉，是現今保存米芾購於蘇舜元家藏褚遂良〈蘭亭序〉摹本最早樣貌。過去受蘭亭八柱本影響，陸繼善〈摹禊帖〉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希望本文的提出，能重新看待陸繼善〈摹禊帖〉的歷史價值。

參考書目

1. 見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台北：藝術典藏家庭，二〇〇四。
2. 穆棟〈八柱本《神龍蘭亭》墨跡考辨〉，收入華人德、白謙慎編《蘭亭論集》，蘇州大學，二〇〇〇。
3. 中田勇次郎、傅申編《歐米收藏中國法書名蹟集》第三卷，東京：中央公論社，一九八一。
4. 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故宮，一九八一。
5. 何傳馨，〈故宮藏《定武蘭亭真本》〉（柯九思藏本）及相關問題，收《蘭亭論集》。
6. 張光寶，《元四大家》，台北：故宮，一九七五。
7. 《支那名畫寶鑑》，東京，大塚巧藝社，一九三六。
8. 《故宮法書第十六輯（上）元趙孟頫墨蹟》，台北故宮，一九七三。